

她今天 跟你投怀送抱翻云播雨
她明天 让你声名狼藉颜面无存

风情万种 靓丽迷人 权欲熏心

宝贝 机关

马笑风●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机关宝贝

马笑风●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机关宝贝/马笑风著 - 太原: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3.11

ISBN 7-5378-3887-9

I .机… II .马… III 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68188 号

机关宝贝

马笑风 著

责任编辑 黎书明

封面设计 阿 伟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四川机投气象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 × 1168 1/32 印张 13.25

字数 300 千 插页 8

2003 年 1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378-3887-9/I.3796

定价:23.80 元

一个为了官不择手段，苦苦以求，不知不觉失却自我的女人；一个为了色在宦海里沉沉浮浮的耆耆老者；一个为了爱离经叛道，荒诞不经的时尚靓丽的新新人类的代表；一个为了情忍辱负众，艰难跋涉的伟岸丈夫，合力演绎出情与欲的激情，爱与恨的缠绵，正义与邪恶的较量，精心编织出一幅情场与官场的精美画卷。

1

北京路纬什字东南座落的未来幼儿园，一栋栋几何形状的教室，有序无规地围在绿草坪四周。草坪上有翘翘板、滑梯、迷迷乐等一应儿童玩物。濛濛的雨丝儿把孩子们都赶进了教室，清脆甜蜜的歌声、读书声，像长了翅膀似地穿过火箭飞船造型的校门，直扑接宝宝回家的爸爸、妈妈，或爷爷、奶奶的心坎。这些家长、准家长们，都陶醉了似地等待着电铃声的响起，思谋着迎面而来如蝴蝶、蜜蜂般小学子的情影。

铃声响了，宝宝们列队站在各自教室外的走廊上，表情各异地等着疼他爱他的家人的到来。有性急者，跺脚摇手地喊爸呼妈，声音里夹杂着幼儿园阿姨少了溺爱的委屈。

“亮亮——”一位高俏个儿女人，留头已跟年龄很不相称的学生发，矜持得几近做作地喊了声。尖尖的、细细的喊声，很快就被呼幼引雏的声浪湮没了。胖嘟嘟的一位小子，连书包都不要了，小眼睛里全是喜悦地一头栽进妈妈怀里。母子欢喜得忘乎所以，蛋黄色的伞齿，挂了另一个年轻母亲新烫的卷发。

“长眼没长眼？”年轻母亲只顾把女儿往车后架上的篮筐里放。抱着儿子明显要比对方大出三、四岁的高个女人，听到声音，就气冲冲地转过身。一双人工割成的双眼皮包不住眼珠，那眼珠似枪子儿要飞出去一般，“你长眼啦？长眼要往伞上碰。”

年轻母亲漂亮的脸庞气得煞白道，“当谁呢，伞下缩着个臭货。有本事出去说。”

年轻母亲叫梦竹，仿佛有深仇大恨似地撂下话，就带着女儿连伞也不打地骑上车跑了。年长点的高个儿女人叫冷月，分明在笑却似哭般地对儿子说，“你长大，甭找那不讲理儿的货。”亮亮只顾狼吞虎咽着吃糖葫芦，妈妈的话他听不懂，也懒得听。

冷月把儿子放进自行车横梁上的座筐，推着车打着伞，在潮腻腻的雨际中往娘家走。生下儿子百天，她就回娘家住了。她要把丈夫叶嘉欣整得服服贴贴，再回家过小日子。反正姊妹伙里父母最疼的是她。家庭里的优越感，养成了她颐指气使的性格。哼，结婚当天，死封建的叶嘉欣就嘟囔她不是原装，不久又说她跟单位副处长郭春海有染。嘻，抓贼要脏，抓奸要双，刚才那叫唤的母狗，就是郭春海的老婆呢。

雨下大了。雨滴儿打在伞上，打在法国梧桐树叶上，打在街旁花园里的月季花儿上，啪啪、嘭嘭得像人敲梆打鼓一般。冷月看一眼街上急行的花花绿绿的雨伞，闻着凉爽的空气，狠狠打了个喷嚏，直打得她浑身痒酥酥的。她害怕孩子着凉，准备骑上车子往回跑。刚要摆膀甩腿上车子，就听迎面一句怒骂，“你这不要脸的骚母鸡，又要跟哪个男人鬼混去？”

“守不住自己男人，不去羞死，倒有脸大街上撒泼。”冷月抬头见已到省人民医院前，料定是副处长郭春海的老婆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她早就想跟外科医生梦竹打回擂台了。刚撑住车子，就见那梦竹弯腰脱下白牛筋高跟凉鞋，“啪——”地迎面打来。接着，一帘红雾遮住了她的双眼。儿子亮亮吓得“哇——”地哭了起来。

“老娘豁出去了。”冷月凭借高大的躯体，整个地朝小巧玲

珑的梦竹压下去。穿着一只鞋的梦竹往边一闪，就势抓住对方头发，仿佛往下拽棵柳树似地一拉，冷月腰弯得像只虾似地弓着。梦竹拳击手似地挥着凉鞋，啪、啪地往冷月身上抡着。

“有话好好说嘛。”医院门卫跑过来劝架。

“真不要脸，破鞋。”梦竹怒气未消地骂着，“叫你再当第三者。”

“你才是真正的破鞋。”冷月对骂着掏出手绢，擦脸上的血，后又捂住被鞋跟打破的额头。

“快进去处理一下，小心感染。”门卫话音刚落，冷月已顾不了许多，嘴里嘟囔着进医院去处理伤口。

胖小子亮亮，扯起嗓子在雨中哇哇哭着。雨水混和着泪水，灌进嘴里，灌进小衣领里。

“不哭，啊！乖孩子不哭。”正在体检考研去美国留学的谷幽兰，被孩子的哭声打住了匆匆前行的步履。她见孩子无助地淋着雨，就把碎花雨伞遮在小家伙头上，又用手绢擦干小脸蛋上让雨水泪水搅和着的鼻涕。孩子不哭了，眼睛极力地望着满脸是血的妈妈所去的医院，娇小的身子，怯怯地趴在车头上。

“走，找妈妈去。”谷幽兰把车子和孩子推进医院，抱下孩子，又寄存好车子，才进了医院看病大厅。下班了，各科早已人去室空，冷月连影儿都没见。怎么办，她看看空荡荡的医院，决定把孩子托付给门卫，冷月包扎了伤口出来，自然会带回孩子。小家伙仿佛早已猜透了她的心思，小手悄悄抓住她的裙裾，轻轻地拉了拉，低低地、柔柔地喊了声，“阿姨！”

谷幽兰心头怦然一跳，这声“阿姨”那么稚嫩、甜蜜，像一根细线从她心上划过去，唤起了她所有女性的温柔。她长叹一声，弯腰抱起孩子道，“好，阿姨陪你等妈妈！”门卫知情人

似地过来说，“等不到了。那婆子肯定找院长告状去了。”谷幽兰道，“刚才打架的是医院职工？”

“要不，我咋说等不到呢。”门卫正说着话，就见小亮亮连连打了两个喷嚏。

“不行。这孩子得赶快找到家长。”谷幽兰往小亮亮额头摸摸。

“这样，你好人做到底。”门卫笑吟吟地说道，“这孩子的爸在商务厅工作，原先跟梦大夫可好啦，叫叶嘉欣。把孩子送给他爸去。”

雨停了，街上的人又悠然起来。谷幽兰用车子推着小亮亮七拐八转地往商务厅家属区走。心想，孩子的母亲一定是抢走了人家的恋人，才招致今天的横祸。转眼又一想，孩子的爸爸准是位高大威猛、风流倜傥的男子，不然，怎么会使两个女人为了他而大打出手呢。

谷幽兰问着上楼推开虚掩的叶嘉欣家的防盗门。走进客厅，室内空荡而沉寂，仿佛无人居住过一般。房子朝阴，光线很暗，水磨石地板踩上去寂然无声。她回头看小亮亮，孩子十分陌生地拽着衣角躲在身后。到了自己家，怎么跟没进来过一样。她十分不解地巡视了一圈屋子，发现一个瘦削的男子，正趴在半圆形的窗前，看楼下草坪上几个孩子玩水。宽宽的肩，蓬松微卷的头发，好长的腿，穿一件绛红色衬衫，一条浅蓝色牛仔褲。全无高大威猛的影儿，也谈不上风流倜傥，充其量算个潇洒而已。

肯定是位专制苛刻的父亲。谷幽兰看一眼躲在身后，大气不敢出的小亮亮，轻咳了一声。对方像似沉醉在孩子们欢快的笑声中，身子一动没动。

“叫爸爸!”谷幽兰蹲下身子,教导小亮亮。小亮亮把手指含进嘴里,又取了出来,“哇——”地一声哭了。叶嘉欣终于转过身来。

谷幽兰一阵惊讶,这男子好有个性!一付眼镜架在鼻梁上,白皙的脸上漫着阴郁的神情。嘴唇很薄,嘴角边有两道弧线,使这张脸孔显出一份冷漠与倨傲,整个轮廓就活似一个英国诗人拜伦。那样儿,最大不过三十岁。

“亮亮妈受伤去医院,我把孩子给你带来了。”谷幽兰尽量把话说得平和点。叶嘉欣好像这才发现了儿子。

“龙龙。”叶嘉欣十分冲动地过来抱儿子,小亮亮却见了狼似地钻进谷幽兰怀里。

“这是咋的啦?”谷幽兰不解地问,“你跟孩子这样陌生。”

“都是他妈一家遭的孽。这孩子百天一过,就东躲西藏地不让我见。”叶嘉欣说着,语气仍然是淡淡的,冷冷的,脸上也仍然是倨傲的,毫无表情的。“为了孩子的起名闹别拗,为见孩子又挨他舅的拳头。可这儿子,毕竟是我的骨肉呢。”说着,就过来硬是抱住了孩子,胡乱地在他小脸蛋上亲起来。

“阿姨——”小亮亮在爸爸怀里,仿佛一尾小鱼儿似地打挺。请求解救的眼光,像钩子似地抓住谷幽兰。

谷幽兰意乱心慌,有点愤怒却又师出无名地看着叶嘉欣笨拙地要收服儿子。

“我是你爸,杀不了你。”叶嘉欣手忙脚乱,孩子哇哇大哭。

“来来来,让阿姨抱。”谷幽兰伸开了双臂。叶嘉欣有些快快地不乐地说,“小姐,你如果不是姓冷的同伙,就请你回吧。我的儿子,就由我来管教,行吗?”

谷幽兰也不分辩,一耸肩膀道,“问题是——”,叶嘉欣怀

里抱桩粮食似地摇着打断话头，“没有问题了，小姐，你请吧。让我父子在一块单独相处一回，那怕一会儿。”

“……。”一个大姑娘，被一个大不了自己几岁的男子的舔犊之情感动了。谷幽兰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，打记事起就没有见过生身父亲。她有些嫉妒、羡慕这个叫亮亮的孩子，她甚至渴望自己干脆就是眼前这个虎头虎脑的小家伙，能够真真切切地体味一回生疏的父爱。孩子刚才淋了雨，又打了喷嚏，按照妈妈小时管护自己的经验，她转身进厨房去给孩子倒热水。从客厅到厨房，她领略了这基本没有女人味的两居室。厨房的案头上，一个塑料袋里装着两个白皮馒头，旁边还有一根黄瓜。这大概就是男主人的午餐了。幸好插着电热器的保温瓶，正滋滋地冒着热气。有开水喝了。她取了电热器，往碗里倒了开水，见没有糖放，就吹着出了厨房。孩子还在呜呜哭着，倒是安静了许多。碗刚递到嘴边，小家伙一气就喝完了半碗开水。

“怕是饿了。”谷幽兰说。

一句话提醒了叶嘉欣，“爸给我娃泡馍吃。”他从谷幽兰手里接过碗，进厨房去烹调。

小亮亮脸蛋红扑扑地叫了声“阿姨——”，就乖乖地站到坐在沙发里的谷幽兰的身边。谷幽兰把孩子搂到怀里问，“给阿姨说，你叫啥名字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孩子头来回摇了两下。

“亮亮是谁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龙龙呢？”

“……。”小家伙直摇头，忽然又道，“龙龙，小贝壳都是我。”谷幽兰心想，这后面的两个名字，一定是他妈妈家的人起

的小名了。

“给阿姨唱首歌好吗？”

小家伙点点头，就边跳边唱起“我是一朵小红花”。正唱着，叶嘉欣端出一碗开水泡馒头，里面放了盐巴算是调料。孩子饿了，燕雀似地爬在碗上就要吃。

“亮亮——”冷月额头裹着纱布进了门，见丈夫跟一个大姑娘喂儿子吃饭，气咻咻地说，“哟——，还没离哩，就挂上了呀。不要脸。走，拔了萝卜地方宽。”说着，抱起孩子转身走了。

“这——。王八蛋。”叶嘉欣“啪”地摔了饭碗，他连眼前这位好心的姑娘，姓甚名谁都不知道呢，怎么就挂上了。倒是十分开通的谷幽兰一耸肩说，“误会。误会。”转身出了屋子。

叶嘉欣痛苦地坐进沙发，望着谷幽兰随手带上的屋门，想着自己正面对着的这桩令人啼笑皆非的婚姻。他原本是农民子弟，凭借自己的努力上了大学，毕业后被分配在这个古老的省城大都会里，婚姻的事，他原本看的顺理成章。第一个女朋友被那个郭春海抢走了，接着跟送上门的冷月结婚、生子，满以为下来的日子会是坦途，不想竟闹了个一头雾水。那冷月生了儿子，就俨然当上了皇太后一般。而自己就得像那个须臾不敢离开的老奴。稍有不慎，就会挨嘴巴子。事业上呢，必须出人头地，否则后果自负。

长久地盯一件东西想问题，不仅会使眼睛疲倦，还会使所想的東西变为现实。“我的条件不高，你的事业成功了，有了一官半职，我就跟娃回去。否则，咱就吹灯。另外，我有一块心病，任何人也不知道。”叶嘉欣最先去接冷月母子回家，妻子还给他提条件，到后来根本就不见他了。眼看着厅里人事变动了

几茬，就是没有他这个农村庄稼娃的份儿。

一失足成千古恨。大学刚毕业那阵子给人事厅长当秘书，叶嘉欣成了众多姑娘追求的白马王子。带资进修的财政厅打字员冷月，一番“让我干事业，我能；让我当家庭主妇，我能；让我当贤妻良母，我仍能”的表白，最终获得了他那颗倨傲、认真而缺乏奉迎、随机应变的心。婚后不久，他得罪了厅长，便以给妻子转干为条件，调到商务厅工作。从此，就开始了家庭连绵不断的战火。起初，他还隔三岔五地去一回冷月家，但当好几次碰到那个少年得志的郭春海副处长，神采飞扬地跟冷月父亲对弈过招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儿后，他就一头钻进商务研究中去了。

2

叶嘉欣确实觉着肚子饿得不能再坚持时抬起了头。窗外，三环路上甲壳虫般的车辆穿梭得人心里发慌。他走进厨房，拿过那根黄瓜和剩下的那个馒头，黄瓜就馍咔嚓咔嚓刚吞下肚，一个饱嗝打得肚子又空空荡荡了。拿过衣架上的蓝风衣出屋下楼来到街上，准备找家饭馆吃点东西。他卸下眼镜，用手揉揉发涩的双眼，穿过三环路，路外就是井然有序的椰树林，林子里有凉椅和梅花瓣状的甬道。椰树林外一个个鱼脊般伸入海水的堤坝，使他想起燃情四季的恋爱时节。嘻，他哭丧着脸摇摇头，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还穷开心。转过弯，迎面是泰国人开的一家海鲜餐馆，叶嘉欣从珠帘外往里瞧了瞧，全是一桌一对的情侣呢。他又接连往前走了好几家餐馆，里面全是满座高朋，欢声笑语。他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，孤寂脆弱得实在难融其中。怎么滨江市有这么多人啊！饥肠辘辘却又很难找到一个适合自己心情的饭馆。就在他犹豫不决，百无聊赖地蹒跚前行时，一辆的士“嘎——”地停在了身旁。中午送儿子给他的那位姑娘，伸出甜甜的脸庞。

“Hello，去哪儿？”

“我，我寻地方吃饭。”叶嘉欣话刚出口又懊悔起来。好在姑娘并没在意，说自己正要吃饭，来来来，上车吧，一块去吃。

“马上要离开滨江，去美国读研。这不，租了辆车，好好转上一转。”

“纽约，还是华盛顿？”叶嘉欣上车后，来不及询问姑娘姓名，就进入了话题。

“加州。”姑娘说是主攻法律，她预测过，二十一世纪，是法制的世纪。

说话间，车子在海湾一家旅行社旁停下来。姑娘下了车，有些激动地说，“要去美国了，咱进去吃顿北京风味。”

叶嘉欣在北京上了四年大学，分回滨江有好几年没吃北京风味了。听姑娘说要吃北京风味，便有点惊喜地抬起头，就见一位头戴瓜皮帽，身穿长袍马褂、挂着拐杖提着鸟笼的老者走下台阶。饭馆上方高高垂吊着古式红纱大灯笼，一块“老北京风味楼”的招牌十分醒目。

“怕是挂羊头卖狗肉吧。”叶嘉欣话刚出口，就觉伤了姑娘雅兴，赶紧笑着说，“说了不算，见了算。走，我请客。”正说着，一阵京韵大鼓就传出店外。

进了“老北京风味楼”，楼内墙壁上错落有致地挂着京剧脸谱和北京风情画，厅堂里一色明式大条案，整齐对等地摆放着，上面摆放着古典花瓶、大茶壶。围案桌而坐的食客，津津有味地吃着。店小二穿着对襟衣扣的褂子和黑色灯笼裤，脚穿一双老头鞋，肩上搭着一条白毛巾，京味十足地穿梭着吆喝，“哎，菜来了，您呐！麻豆腐一份呐。哎，炸酱面一碗来了您呐。”

“这，这是上个世纪一、二十年代的北平嘛！”叶嘉欣一耸肩道，“真是独出心裁啊！”

“……。”姑娘被播放的京剧选段感染，笑嘻嘻对叶嘉欣说，“到了这里，就仿佛到了北京，到了咱们的首都。去了美国，就

没有这种氛围了。”

姑娘两句话说得叶嘉欣一激灵，心中生出无限的离愁别绪。是啊，那年毕业离开北京时，他偷偷地哭了一宿呢。就在他心怀敬佩地看姑娘时，店小二迎上来，“二位，来了您。”嘴里喊着就带他们来到临窗的一张案桌旁，抽下肩头的白毛巾，象征性地掸掸凳子道，“您请坐。”接着，掌茶壶的小三，胳膊上套着茶壶把，从一米外一点长茶壶，热水便不偏不倚射进茶碗里。小二呢，递过菜单道，“请您点菜。”

姑娘拉过菜单，没有征求他的意见，就只顾着点起了菜。叶嘉欣侍候惯了冷月，今晚的情形使他激动不已。他佯装品茶地审视装着对面的姑娘，那清纯使他眩惑，修长的黑色筒裙，款式新颖的白丝短袖，那几乎没有施脂抹粉的鹅旦脸透着一层瓷润。长睫毛下的亮丽双眼，仿佛总在散发着一股热情。这是怎样的一种女性？他看不透她，也认不清她，却分明感觉到带给他的欢欣和慰藉。

“吃吧，肯定饿了。”姑娘嘻嘻笑着动起了筷子。

“我很感谢！”叶嘉欣一仰脖子喝了一杯啤酒，又夹着菜边嚼边问，“敢问姑娘姓名？”

“谷幽兰。”

“小谷——”

“什么？再叫声！”谷幽兰笑得合不拢嘴。

叶嘉欣也被笑得放松了几倍。他笑着道，“小姑？美得你——”起身替谷幽兰倒了杯鲜桃汁，有些莫名其妙的紧张和心跳。有好几年，他没有过这种感觉了。他心中突然胀满了某种欲望，要探险，要深入一个神秘地带。酒精是个好东西啊，他觉着浑身每个细胞都充盈着酸楚的喜悦，带着激动的情绪，语

言词汇不加排列组合就一咕脑倾泻而出。

“见到你，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生活。遇到你，我也才觉着今后还会有希望。我的千年古钟，也因碰上了你而轰鸣……。”叶嘉欣边说边吃，如江河而下，似风卷残云。谷幽兰文静地坐着，吮吸吸管里的鲜桃汁，耐心地听他的倾诉。心里十分遗憾，怎么在快要去美国前才遇上他，为什么不能在一年前、两年前，或者更早的时间呢。她看着叶嘉欣的眼里，一片温柔、宁静与真挚。这种情形，一直持续到叶嘉欣吃完她点的几个小菜，才在心里暗自打问，“这不可能是一见钟情吧？”

“啊——，”叶嘉欣喝完桶里最后一口啤酒，笑着问，“幽兰，不会笑我酒囊饭袋吧？”

“哪里，”谷幽兰狡黠地一笑道，“怎么不叫小姑了呢？”

“叫小姑？我怕人笑话你啊。一个小老头子，喊一个漂亮姑娘叫小姑。嘿嘿，”叶嘉欣一顿饭吃得换了个人似地热情、奔放而无拘无束起来。他站起身说，“小兰，马上就要去异国他乡，索性去海湾听回海浪音乐吧，我请客！”

叶嘉欣跟帐房先结罢帐，两人要往出走，店小二笑嘻嘻地打招呼，“吃好了你呐。”下台阶时提着鸟笼的老者又客气道，“慢走了您呐！”

“感觉不一样吧？”谷幽兰意畅心舒地问。

“是啊，皇城根的感觉。去海湾吧，等你留学回来，还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呢。”叶嘉欣上车时，坐进了驾驶室。谷幽兰不无担心地问，“你会开车？”

“嘿，你就放心地坐吧。听说，滨江的海湾已成了不夜城了。”车子启动了，舒缓而安稳，一点也不像个生手，反倒有点很有开车时间般的老道。

夕阳藏在火烧云后，叶嘉欣却分明感到光华耀眼而满心欢愉。车子沿江边公路向前行驶，海风猛烈地卷过来，掠过车子，发出呼呼的响声。谷幽兰胸前的两条饰带，蝴蝶似地翻飞起来。叶嘉欣事业的不顺畅和婚姻的不幸，都被海风吹得无影无踪。他尽情地享受着这难得的休闲，呼吸着迎面而来的海风，间或问一句谷幽兰，“今年芳龄几何？”陶醉在白色海浪和海风中的谷幽兰，不加思索地脱口而出，“二十三，你呢？”

“二十八。”

车停在了棕榈树下，树后闪出拿着号牌的看车人。叶嘉欣锁了车门，交了车费领了牌，一拍谷幽兰肩膀道，“走，上船去玩，恐怕是最后一班了。”

“嘻嘻。”谷幽兰一扭腰肢，似海风摇摆柳丝般婀娜。脚下的细沙被海风卷起，打在脸上有些疼痛。

“慢点。”上船时，叶嘉欣的手有些犯罪感地揽住谷幽兰的腰。

谷幽兰心里一阵狂跳，就像海浪在胸头涌动。她弄不明白，自己的生活里是不是卷起了浪花。他被叶嘉欣几乎拥着上了“海上夜总会”的彩船，还没到晚上，里面已灯火通明了。在靠船边支起的条桌上，坐满了性情男女，他们或成双成对，或三五成群地围成一桌，水果、饮料，还有高高低低的吸管。就在叶嘉欣忙碌着找到一张空桌叫来果盘、饮料那一刻，乐声大起，船启动了。船中间的T字台上，走出一群时装模特。时装表演完，又是很露的艳舞上场。以前只听说过海上夜总会的各种传闻，谷幽兰真正置身其中后，反倒不觉怎么的出格。“你是不是常来这里？”她笑吟吟地问对面的叶嘉欣。

“我？我……”叶嘉欣不知怎样回答才对。说来过，万一谷